



王守仁 主编

英华吐蕊 百年传承

南京大学英语学科论文集萃

上



南京大学出版社



王守仁 主编

英华吐蕊 百年传承

南京大学英语学科论文集萃

上



南京大学出版社

序

南京大学英语学科办学历史悠久,1917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设立英文专修科,首届招收新生22人。1920年1月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系成立,是为中国最早的英语系之一;同年6月英文专修科第一班毕业18人;暑期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首开女禁,正式录取女生8人,是为中国首批本科女大学生;同年9月首届四年制学生入校,包括首批女生,其中7人修读英语专业。1921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为国立东南大学,增设西洋文学系,也即今日所称的比较文学系,为国内第一。1923年英语系与西洋文学系及德、法、日各学程合并组成外国语文系,在随后70年间作为英文教研室隶属于外文系,经历了不同时期:第四中山大学外国文学系(1927)、国立中央大学外国文学系(1928)、国立中央大学外国语文系(1938)、国立南京大学外国语文系(1949)、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1952)、南京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1955)。1993年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成立,英语学科恢复系的建制。回首百年办学历程,一代又一代教师传道授业解惑,教书育人,桃李芬芳,著书立说,青蓝相继,积淀形成了渊远卓越、崇实务本的光荣传统。2017年迎来100周年院庆,我们特编选文集《英华吐蕊百年传承》,以志纪念。

本文集共收录文章100篇,均为正式发表的成果。文章的作者既有闻名遐迩的前辈先师,如徐志摩、闻一多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大家,吴宓、范存忠、梅光迪、陈嘉等比较文学和英语语言文学学科的奠基人,也有至今仍在教学科研岗位上辛勤耕耘的在职教师。他们当中有的是从大学时代起在南京大学度过了一生,有的在南京大学的工作时间则比较短,各人在年龄、背景、专业发展路径等方面不尽相同,但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均曾在南京大

学的三尺讲台前留下足迹,在学科百年进程的不同历史时期从事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本文集所收录文章并非都是作者在南京大学工作期间发表,但他们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与南京大学相遇,这些文章成为作者与南京大学因缘际会的历史记录。

在编选《英华吐蕊 百年传承》文集时,我们努力做到从20世纪20年代起,每个年代均有文章入选。早期研究重点为英国文学及西方文化,如吴宓和闻一多研究维多利亚时代文学,陈嘉和郭斌龢研究莎士比亚戏剧,柳无忌研究莎士比亚时代的抒情诗,张健研究18世纪英国文学,赵瑞蕻研究浪漫主义诗歌等。值得注意的是,早在民国时期,研究英国文学的专家学者特别重视中国文化,关注中国文学文化对西方产生的影响,如范存忠的《约翰生,高尔斯密,与中国文化》、方重的《十八世纪的英国文学与中国》、梅光迪的《卡莱尔与中国》等。这在西学东进的20世纪上半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走在了时代的前面。徐志摩研究哈代,选文发表于1928年,即哈代去世的当年,俞大綱研究曼斯菲尔德(曼殊斐儿),开启国内当代外国文学研究的先河,也是南京大学当代外国文学研究学术传统的肇始。英国文学研究一统天下的格局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后,研究范围开始扩大至美国文学与文化、加拿大文学、文学批评理论、翻译、理论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语言教学、词典编纂学等,研究方向逐步齐全,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研究水平稳步提升,在国内英语界起到引领作用,在国际学术界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集收录的文章从一个侧面见证南京大学英语学科文脉传承100年的发展历程,起始于涓涓细流,历经曲折迂回,奔腾向前,日益宽广,融汇于时代大潮。

2008年,南京大学遴选出首批8个“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学术团队”,英语语言文学研究团队榜上有名。2011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团队丛书《英语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展示了改革开放以来南京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研究团队的部分成果。《英华吐蕊 百年传承》以该书为基础,进行回溯和扩充,选篇范围延伸至20世纪20年代。为了保持原貌,我们对收录文章特别是民国时期文章的语言文字、体例格式、标点符号等基本未作改动,以再现历史真实。外国语学院前任院长朱刚教授、现任院长杨金才教授对本文集的编选给予了宝贵的支持和帮助。英语系张瑛博士作为年轻教师以极大的热忱和认真负责的态度投入这一极富意义的文脉传承工作,花费大量时间审读文稿,经

常是对着图片逐字逐句校对文字。英语系的研究生也积极主动协助我们,曾瑜、奚茜、林小慧、汤晓敏、刘洋等同学在图书馆找遍馆藏书刊,并承担部分文章的输入和初步校对工作。南京大学出版社外语编辑部主任董颖系友为本书的顺利出版做了大量认真细致的编辑工作。谨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年代久远,过去资料保存不全,给文章搜集带来许多困难,我们有时是依据间接的线索了解到作者在南大任教的记载,或通过馆际互借的方式,找到过去文章的确切出处。当有同学从民国发黄的资料中找到需要的文章时,大家不禁为新的发现而欢呼雀跃。尽管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但肯定仍有好的文章因种种原因未能收录,敬请谅解。

岁月荏苒,白驹过隙,南京大学英语学科已走过整整一百年历程,几经沧桑,依然保持着自己独特的学术传统。南京大学诚朴雄伟、励学敦行的传统精神和严谨求实、勤奋创新的校风在一代又一代南大外语人身上薪火相传,并不断发扬光大。本文集的出版,既能让学界进一步了解南京大学的学术风采和悠久学术传统,也能促进学科创新与发展,激励后人砥砺前行,书写新的光辉篇章。

王守仁

2017年9月

目 录

论安诺德之诗(1923) / 吴 宓	1
汤麦士哈代(1928) / 徐志摩	7
先拉飞主义(1928) / 闻一多	12
约翰生,高尔斯密,与中国文化(1931) / 范存忠	20
《进步英语读本》“致教师”(1936) / 楼光来 队克勋	35
十八世纪的英国文学与中国(1939) / 方 重	38
卡莱尔与中国(1941) / 梅光迪	47
十八世纪英国诗人的词藻(1944) / 张 健	54
曼殊斐儿论(1945) / 俞大綱	69
莎士比亚时代的抒情诗(1947) / 柳无忌	78
月份和日子的英文名字的来源(1947) / 丁乃通	84
安徒生和他的童话(1956) / 沈长铨	90
公共英语课的教师怎样培养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1958) / 郭秀梅	98
从“莎士比亚化”说起	
——漫谈莎士比亚的几个喜剧中的一两个问题(1962) / 陈 嘉	111
从《艰难时世》看狄更斯	
——为纪念狄更斯诞生一百五十周年而作(1962) / 姚永彩	117
莎士比亚与希腊拉丁文学(1964) / 郭斌龢	127
回忆斯诺(1979) / 梁士纯	145
试论英语回避重复的特点及其译法(1979) / 刘纯豹	147
试说济慈三首十四行诗(1980) / 赵瑞蕻	167
略论英语中爆破清辅音送气与否的问题(1981) / 沈同洽	177
田纳西·威廉斯的早期作品(1981) / 左 宜	181

《莫利·卡拉汉短篇小说集》评介(1982) / 黄仲文	188
关于文学作品翻译的一点体会(1982) / 叶君健	193
我翻译诗词的体会(1982) / 初大告	204
海明威的中国之行(1983) / 杨仁敬	210
《荒原》浅析(1983) / 毛敏诸	217
现代文学批评家吴尔芙夫人(1983) / 解楚兰	222
学习《红楼梦》诗词两种英译文的体会(1984) / 吴翔林	233
替代与原词复现(1985) / 吕天石	240
英语课堂教学方法的选择(1986) / 王志刚	249
文学本体论与文学批评的方法论	
——关于西方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的两点思考(1987) / 盛 宁	255
论语言的规范和变化(1988) / 吴景荣	264
Eugene O'Neill in China (1988) / 刘海平	276
Teaching Efficient EFL Reading (1989) / 乐眉云	292
小写的后现代主义:点点滴滴(1991) / 钱佼汝	302
怎样组织英三阅读课的课堂讨论(1992) / 吴克明	309
对美国主流文化的挑战(1992) / 沈宗美	314
论雪莱的“必然性”思想(1992) / 王守仁	335
关于听写测试的几个问题(1993) / 沈 蕾	347
大学英语写作练习的评改(1994) / 陈 海	353
翻译中的“信、达、雅”原则与转换句法总体模式(1995) / 刘志谟	358
从“信息高速公路”这一词语谈起(1996) / 金筑云	365
传统和非传统学习方法与英语成绩的关系(1996) / 文秋芳	369
语法分析与双语词典(1997) / 钱厚生	379
美国禅诗(1998) / 张子清	385
翻译本体论的断想(1998) / 张柏然	400
Cultural Presuppositions and Misreadings(1999) / 柯 平	406
认知方法在英语写作教学中的作用(1999) / 宋文伟	421
如何提高学生英语听力效率(1999) / 汪学立	426
美国的华语文学(2000) / 尹晓煌	432

论安诺德之诗 | 1923

吴 宓*

(一) 安诺德之诗才,常为其文名所掩。世皆知安氏为十九世纪批评大家,而不知其诗亦极精美,且所关至重,有历史及哲理上之价值。盖以其能代表十九世纪之精神及其时重要之思潮故也。安诺德深罹忧患而坚抱悲观,然生平奉行古学派之旨训,以自暴其郁愁为耻。故为文时深自敛抑,含蓄不露。所作者光明俊爽,多愉悦自得之意,无激切悲丧之音。惟作诗时,则情不自制,忧思牢愁,倾泻以出。其诗之精妙动人处,正即在此。因之,欲知安诺德之为人及其思想学问之真际者,不可不合其诗与文而观之。十九世纪英国诗人之最悲观者二人,一即安诺德,一为安氏之至友克罗(Arthur Hugh Clough)。二人作诗之方法虽不同,而旨趣及情感则如一。皆恶近世之过重物质及权力,事务纷繁,而思想淆乱。致高明纯一之人,萎靡挫阻,不能有所施为。而尤苦世变之来,宗教道德失其信仰。人心旁皇忧疑,无所依归。欲另求一新信仰,以为立身行事之标准,而卒不可得。如舟浮大海,遇风失舵,四顾茫茫,莫知所之,于是群情惶骇沮丧。而感锐思深之士,尤抑郁悲愤,真能自遣。安诺德及克罗之诗,皆写此种已失旧信仰,另求新信仰而不得之苦。夫二人皆天性笃厚,识高学博,而仍不能得一安身立命之地者,时为之也。吾侪生当其后,承十九世纪之余波,世变愈烈。安诺德等之所苦,皆吾侪之所苦,而更有甚焉。且中国近三十年来政治社会学术思想各方变迁之巨,实为史乘所罕见。故生于今日之中国,其危疑震撼迷离旁皇之情,尤当十倍于欧西之人,则吾侪诚将何以自慰,何以自脱,何以自救也耶?呜呼,此吾之所以读安诺德之诗而感慨低徊不忍释卷也。世有高明之士,尚乞有以教我哉。

在昔欧洲中世,学术思想,统于一尊。欧洲之人,咸心悦诚服,虔信上帝。而耶教仅有天主教而无异派,其所定之信条仪式及规律,全欧之人悉恪遵奉行,莫之或外。至于政治,则行封建,各地之王公诸侯,名义上悉隶属于神圣罗马皇帝之下。彼神圣罗马皇帝及教皇,皆上帝之臣仆,受命而宰制人寰者。故不惟政教各自统一,且政教相合,互为表里。此外如拉丁文,为各国各族公用之语言文字。

* 吴宓(1894—1978),1921—1924年任教于国立东南大学英语系、西洋文学系。

举凡政令之颁布,狱讼之判决,诸侯之于盟聘,学者之所诵读,无非拉丁文。其他风俗礼节衣饰等等,各国亦均无大异。故中世乃极端统一之时代。虽近人讥其摧残个性,阻碍思潮,并时有争战疫病荒歉之事,然处此统一之世局之下,以有共同之信仰,人心得所依附,故有安闲稳固之态,少忧愁怨乱之思。无惑无惧,似非后世所可及也。自宗教改革以还,耶教分崩,各宗并立,将谓孰真孰伪,孰正孰邪,人心之信仰遂失,其苦乃甚。又各国独立自主,政俗一切亦渐失其统一,各自别异。至十八世纪,为新旧倾轧异说蜂起之时代,其极遂为法兰西大革命。既经此变,而封建制度之遗迹乃扫荡无遗,而中世统一之精神完全渐灭不可复睹矣。故入十九世纪,凡百分崩离析,杂糅散漫,至于极地。学术思想,纷纭万端。旧日之宗教道德,悉遭屏弃。而人心乃旁皇无主,歧途百出,莫知所从。且政治社会之改革,一时未见收效,世乱日甚,民生之苦不减。十九世纪之中叶,实为迷梦顿醒之时。Age of Disillusion 其时高明阔识之士,皆深致忧戚,以为破坏之局已完而建设难期,旧者已去而新者未立。譬之栋折榱崩,石飞瓦散,而风雨飘摇,栖身无所。安诺德之诗所谓 Standing between two worlds, one dead, The other powerless to be born 者是也。当此青黄不接,危机一发之世局,所以救之之道将奈何。又宗教如为群治之根本,人心之归宿,则倡言救世者,对于宗教将如何主张耶?是时诸家并起,各以其帜相号召。(1)如英之马考黎 Macaulay 等,则专重人事之改革,有形之设施,以为工场栉比,学校林立,军备修整,版图增拓,便为国福。更若选举权普及,监狱改良,教育强迫,信仰自由。数者既已实行,人民自必日进于康乐,无庸他虑。不知政令制度,不能移易人性。苟无术感化人心,使向善去恶,则世终不治。况兹所言数者,多限于一国一族,帝国主义,非为全世谋也。国与国争,侵掠争夺,动辄大战,流血伏尸,可云治耶?(2)如法之孔德、雷南 Renan^①。英之约翰弥勒、赫胥黎等,则崇信科学,以为科学进步,新事物新方法之发明日多,生财有道,富源益辟。全体人民之衣食住,均可丰美如意,无复饥寒枯瘠之人。故科学之造福人群,使之无欲不遂,可预卜也。不知科学之于人生,乃一种方法而非目的。夫得陇望蜀,人之常情。但事供给所欲,决无履足安乐之时。而况科学用之不慎,则但制造机关枪、氯气炮、潜水艇,为杀人之利器耳。以上二派,皆谓世之治、人心之安,无需乎宗教也。至如(3)英之白朗宁 Browning 则谓宗教固不可缺,然今日者,旧宗教虽去,新宗教业已产出。人皆自信具有绝大志愿、绝大力量,竭力奋斗,不挠不屈,无忧无悲,且能牺牲一己,裨益群众,为社会服务,为后世造福。此种新宗教已渐普及于人心,比之旧宗教,有过之,无不及也。虽然,白朗宁之宗教,不足为宗教,特人心中一种神秘而兼浪漫之感情耳。以此为宗教,虚空渺茫,不可恃也。且社会服务与人道主义等等,不惟时流于矫饰,难期于多数。且往往利小而失大,福一而弃百,而又有亲疏厚薄轻重倒置之

① 其《科学之未来》一书,实成于一八四八年。

嫌焉。(4)如英之 Pre-Raphaelites 派,则主以美术代宗教,谓人能专心致志于绘画雕刻音乐等,则自有其无上之乐,世中烦恼不足以动其心,且日进于高尚纯洁之域。不知所谓无上之乐者,常为一种淫靡柔冶之感情,体肤之欲,非精神之诚也。以此为宗教,褻渎实甚,匪特恶莠乱苗而已。彼以欣赏圣母像之美而自命为天主教信徒者,是欺人之事也。(5)如英之卡莱尔 Carlyle 等,则谓人必有所事,苟能以全力经营之,则可忘忧患。今日宜作今日之事,不忆昨日,不问明日。往者不究,来者亦暂不计及。但能精心所业,即身在天国矣。此义,德之葛德 Goethe 亦曾言之。虽然,欲以事业代宗教,则先当辨其为何种事业。昔亚里士多德以潜思静虑为最高尚之事,而近人则但以手工贱役及其他有形之操作为事业。至性命玄虚之理,存养修省之功,则尚不得为事业。此其去宗教岂不甚远哉?以上诸说,均未能为救时之药。于是(6)如法之 De Maistre 及 Lamennais,英之 Newman 及 Kemble 等,乃倡言复古,谓既知今时之弊在无宗教,与信仰之不统一,则惟有复返于中世之情状,尽废各派,而同归依天主教,俾可定于一尊。而天主教亦不可改革,昔日之信条仪式等,仍当恪遵奉行。众惟虔心服从,不必自用思想,妄为判断,则烦恼自除而人心可安矣。安诺德生当其时,于前述五派之说固不赞许,而于此复古之主张亦不乐从,且明斥其非。盖安诺德注重理智,以为科学发达,迷信既已破除,今古异情,安可复效中世?且即强为之,则如纸已着墨,滌之难去。无论如何热诚皈依,人心中终存怀疑之念。邪虑横生,断不能如昔人之浑然无知,一往虔敬。故复返中世之说,在理固不可,在势亦断不能行也。且安诺德以为救时当用希腊之学术思想,由智慧进于光明,不宜再厉行希伯来之教理,专重实行与服从也。安诺德固深信宗教之不可缺,但谓宗教须破除迷信及旧规,而不悖于理智。然何以臻此,则安诺德亦实无办法。譬之人心世局之病,安诺德身为名医,察知其病源,又知他医用药之不当,然已亦无术以愈之,则亦徒唤奈何,于是大苦。安诺德之诗,即专写此种伤感者也。旧宗教既衰歇,无新信仰以代之。己心欲信一教,而已之理智又不许为。于是郁苦惶急之至,而一写之于诗。今细绎其诗,强索安诺德所以自慰自救之法,则见其颇近于古斯多噶派 Stoicism 之教旨。即谓人须平心静气,尽力于己所当为之事。又用修养工夫,使此心不为外物所扰。无论事境如何,吉凶祸福,喜怒哀乐,均不足以动吾之心。彼宇宙中天然之物,如星如日月,或止或行,各有定程。万年如一日,历久不变,皆为吾人所宜取法者也。安诺德之诗,如“Quiet Work”,“Resignation”,“Self-Dependence”等,皆写此意最明显者。然究之此乃一种消极而非积极之办法,强勉忘忧,未能即为大乐。惟诗以宣泄感情为主,与哲理及批评异。故虽不能示人以终极之归宿及正当之出路,亦固无害其为佳诗也。

由上所言,故安诺德之诗有二特性。一曰常多哀伤之旨,动辄厌世,以死为

乐。又多作为挽歌以寄其情。或挽己之亲故^①，或挽世中之人^②，或挽所蓄动物^③。要之，皆托辞以寄慨，实写宗教信仰之已失而不可复得耳。甚至如写风景之诗^④，吊古人之作^⑤，亦皆借以自况而寓此意。读之只觉其幽深绵邈，呜咽慨叹，无往而非哀音也。二曰常深孤独之感。作者自以众醉独醒，众浊独清，孤寂寡俦。又以身之察察而受物之汶汶，既不能与世中各派之人勉为同调，而亦不为各派之人所谅，横遭诽谤，忧思郁结，无可告愬。只得自为问答^⑥，或呼星月木石而共语^⑦。此安诺德一身之孤独也。又凡人与人之间，情意隔阂，终不能互喻。且处茫茫大千之中，人类全体亦为孤独。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⑧。而物类亦为孤独，禽兽不能达其意于人^⑨。甚至天然之物，亦均孤独。譬彼高峰，突出云表，只与星月之寒光近接，而与尘世隔绝。又如彼旭日，照临下土，其功至伟。然东出西没，无人陪伴，壹志孤行。如此地球，厚德载物，施转运行，无或少息。而呻吟痛楚，无人怜惜，无人襄助^⑩。综按以上云云，盖皆安诺德托物寓意，以写一己曲高和寡，守道行志，终身孤独之情况也。

安诺德之诗之佳处，即在其能兼取古学浪漫二派之长，以奇美真挚之感情思想，纳于完整精炼之格律艺术之中。如上所言，哀伤之旨，孤独之感，皆浪漫派之感情也，然以古学派之法程写出之。故所作之诗，词意明显，章法完密，精警浓厚，锤炼浑成。不矜才，不贪多。无一冗笔，无一懈字，所以难能而可贵也。安诺德虽为奉行古学派之人，然其诗绝少希腊罗马之题目。间有一二^⑪，亦皆借题发挥。名为吊古，实则伤今。名为述往，实则自叙。故安诺德所以为古学派者，乃以其诗之形式，非以其诗之材料也。安诺德用古学派之法程，故其诗以 Sonnet 为最佳。盖此种诗体只有十四行，格律精严，一切有定，不容驰骋，故最适于作者也。或讥安诺德于诗短于写情，又不善叙事，绝少生动活泼之致。斯言固是，安氏所作叙事诗绝少^⑫，而说理之诗至多。然其写情之才不能谓之缺乏。盖安氏所写者，非寻常男女欢爱之情，亦非天伦骨肉之情，乃另一种之情。即上所言，

① 如“A Southern Night”则伤其弟之死于旅途。“Rugdy Chapel”则吊其父之墓。“Thrysis”则挽其至友克罗。

② 如巴黎著名女优“Rachel”三首。

③ 如“Kaiser Dead”则挽其所爱之猫。又“Geist's Grave”则吊其所爱之犬。

④ 如“Dover Beach”实写耶教信仰之消灭。

⑤ 如“Obermann”及“Empedocles on Etna”。

⑥ 如“Youth's Agitations”。

⑦ 如“Self-Dependence”。

⑧ 见“To Marguerite Continued”。

⑨ 如“Giest's Grave”。

⑩ 见“In Utrumque Paratus”。

⑪ 如“Merope”及“Empedocles on Etna”及“Stagnius”。

⑫ 如“Sohrab and Rustum”虽为众所称赏，然非安氏得意之作，且此篇最不足代表安氏之为人与其诗格也。

由宗教信仰已失不可复得,人心无所归依之痛苦。此为十九世纪之人所共有,亦二十世纪之人所同具,而惟安氏感受最烈,故写来亦最美满有力。此其情至深且大,读其诗者靡不为之动,又乌得谓安氏短于情趣哉?

安诺德之诗皆其少年所作。最佳之篇章,多成于三十以前。而三十八岁以后,则几于未尝为诗。寻绎其故,盖有三焉。(1)安氏之诗,情思并深,内外皆工,精湛细密,惨澹经营。然当时之人不加欣赏,即至友如克罗,犹痛诋其失,安氏遂兴致索然。(2)安氏之诗,皆写世变之感触及无信仰之苦。词意哀伤,始终如一。所作诗既多,情文皆已用尽,故不能再作。异乎他人之以诗为业,命题挥毫者也。(3)安氏年渐长,学识益进,恪奉古学派之旨训,以自暴其郁愁为失德。且治心工夫日严,修养进功,牢愁略减,故遂无发舒倾泻之必要云。

(二)今兹所译之诗,题曰《挽歌》“Requiescat”^①,托言吊某歌妓舞女,而实则写生人厌世之思。仍本于宗教信仰已失之痛苦,与安诺德前后所作各诗均为一贯也。兹更分释之。(1)其表面之意,则挽此歌妓舞女也。略谓此女生时,以色艺事人,形劳神匿。诸客惟事日夕追欢,无能谅其生涯之苦。今死矣,可得安息,无惊无扰。故人皆吊之,而吾独为此女庆幸。吾且自恨不能随之同死,以享大乐,而犹生息斯世以受苦也^②。(2)其中所寓之意,即著精神之苦与厌世之思也。略谓今世之所图者,物质而已,机械而已,功利而已,权力而已。第三首第一二句扰攘纷争,无或止息。彼庸众溺于声色酒肉之乐,恣意欢笑,流连忘返,如醉如狂。第二首第一二句而高明深思之士,以及清醒恬适之人,则其精神异常郁苦。视世中之生活为卑污狭隘,劳生挫形,不可一日居。反不若死去,归于混茫太虚之境。无拘无束,而长得安息也^③。

(三)原文第一首第二句,直译曰以玫瑰花覆洒女身,而勿用水松(Yew-tree又译扁柏)朵。盖西俗吊死送葬者,例以水松枝所编之朵献于柩前或墓侧,以志哀戚。而遇婚礼等事,则致玫瑰花,以志喜庆。今送丧而命用玫瑰花者,盖谓此女之死实为可乐,并不足悲,故宜贺之,不宜悼之也。译者以吾国坟园多长松柏,又送柩入土常用柏朵,而玫瑰非吾国诗文中常见之花。桃李与之性质为近,故译文云云。原文第三首第二句以歌场回旋之舞态,比生涯流转之情形,衣裙蹁跹,

① 一八五三年出版,然当早已作成。

② 与安诺德同时英国诗人有 D. G. Rossetti 者,约于一八五〇年作“Jenny”一诗,亦写妓女之苦。作为某游客自叙。略谓吾涉身花柳,历年已多。惟于某夜至此妓家,拟留宿焉。已而妓自舞场归,醉意不胜,倒卧于榻上。吾欲醒之,而意良不忍。遂听其酣睡,吾则枯坐室中达旦。望壁上时钟,思潮起伏,顿若有悟。乃知欢乐场中,苦痛至深,而人不省。即如此女生涯之劳苦卑下,综其始末,实为世界最可怜之人。而市贾狂徒,纷纷扰扰,谁解惜花,莫嫌伤德。吾向亦不察,念此大悲。已而鸡声喔喔,天已破晓。妓仍未醒,吾乃置金钱一块于其枕畔,潜身径去。从此暂不再入平康矣云云。按此诗与安诺德之作,似同而实异。盖此诗叙妓女身世之苦,乃人道至义之盛情。其所悲悯者至妓而止,别无寓意。故可为社会改良之警钟,而初无悲天悯人之深思也。

③ 彼女之生涯,即以喻今人之心境,亦即所谓时世之精神是也。

笙管吹沸,繁华缛丽,扰攘纷纭,而个中人形惫神劳,以至于死,哀哉。此段笔意至妙,译者愧不能曲曲传出,不得已,略易其词,读者谅之。

(四) 此诗之音律与前所译牛津尖塔诗同,即每首之第一第三句为 4AX,惟句末皆缺一重音之部分,而第二第四句均为 3AX。

(五) 此诗每首之第一第三句叶韵。第二第四句亦叶韵。即为 aab 与前所译古意诗同。今因强效之或反致意思不自然,故只以第二第四句叶韵,以符中国诗体。

附录

Requiescat

Matthew Arnold

Strew on her roses, roses,

And never a spray of yew!

In quiet she reposes;

Ah, would that I did too!

Her mirth the world required;

She bathed it in smile of glee.

But her heart was tired, tired,

And now they let her be.

Her life was turning, turning,

In mazes of heat and sound.

But for peace her soul was yearning,

And now peace laps her round.

Her cabin'd, ample spirit,

It flutter'd and fail'd for breath.

To-night it doth inherit

The vasty hall of death.

挽歌

安诺德作 吴宓译

采来桃李花

勿献松柏朵。

羨渠得安息

劳生仍独我。

举世但追欢

强颜为歌舞。

生前谁见怜

久矣渠心苦。

珠喉裂弦管

血汗逐香尘。

孽债速偿了

黄土可栖身。

小鸟困樊笼

娇喘怨逼窄。

今宵从所适

广漠此窀穸。

原文载于《学衡》1923 年第 14 期

汤麦士哈代 | 1928

徐志摩*

汤麦士哈代，英国的小说家，诗人，已于上月死了，享年八十七岁。他的遗嘱上写着他死后埋在道骞司德地方一个村庄里，他的老家。但他死后英国政府坚持要把他葬在威士明斯德大教堂里，商量的结果是一种空前的异样葬法。他们，也不知道谁出的主意，把他的心从他的胸膛里剝了出来，这样把他分成了两个遗体，他的心，从他的遗言，给埋在了他的故乡，他的身，为国家表示对天才的敬意，还得和英国历代帝王卿相贵族以及不少桂冠诗人们合伙做邻居去。两个葬礼是在一天上同时举行的。在伦敦城里，千百个景慕死者的人们占满了威士明斯德的大寺，送殡的名人中最显著的有伯讷萧，约翰高斯倭绥，贝莱爵士，爱德门高士，吉波林，哈代太太，现国务总理包尔温，前国务总理麦克唐诺尔德一行人；这殡礼据说是诗人谭尼孙以来未有的盛典。同时在道骞斯德的一个小乡村里哈代的老乡亲们，穿戴着不时式的衣冠，捧着田园里掇拾来不加剪裁的花草，唱着古旧的土音的丧歌，也在举行他的殡礼，这里入土的是诗人的一颗心。哈代死后如其有知感，不知甘愿享受那一边的尊敬？按他诗里所表现的态度，我们一定猜想他倾向他的乡土恩亲，单这典礼的色香的古茂就应该勾留住一个诗人的心。但也有人说法代曾经接待过威尔士王子，和他照过相，也并不曾谢绝牛津大学的博士衔与政府的“功勋状”(The Order of Merit)，因此推想这位老诗人有时也不是完全不肯与虚荣的尘世相周旋的。最使我们奇怪的是英国的政府，也不知是谁作的主，满不尊敬死者的遗言，定要把诗人的遗骨龛厠在无聊的金紫丛中！诗人终究是诗人，我们不能疑惑他的心愿是永远依附着卫撒克斯古旧的赭色的草原与卫撒克斯多变幻的风云，他也不是完全能割舍人情的温暖，谁说他从此就不再留恋他的同类——

There at least smiles abound,
There discourse trills around,
There, now and then, are found

* 徐志摩(1897—1931)，1929—1931年任教于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

我在一九二六年的夏天见到哈代时，我的感想是——

哈代是老了，哈代是倦了。在他近作的古怪的音调里（这是说至少三四十年来），我们常常听出一个厌倦的靈魂的低声的叫喊：“得，够了，够了，我看够了，我劳够了；放我走罢！让我去罢！”光阴，人生；他解，他剖，他问，他嘲，他笑，他骂，他悲，他诅，临了他求——求放他早一天走。但无情的铁胳膊的生的势力仿佛一把拧住这不满五尺四高的小老儿，半嘲讽半得意的冷笑着对他说：“看罢，迟早有那么一天；可是你一天喘着气你还得做点儿给我看看！”可怜这条倦极了通体透明的老蚕，在暗屋子内茧山上麦柴的空隙里，昂着他的邹褰的脑袋前仰后翻的想睡偏不得睡，同时一肚子的丝不自主的尽往外吐——得知它到那时才吐得完！……

命运真恶作剧，哈代他且不死哪！我看他至少还有二十年活。

我真以为他可以活满一百岁，谁知道才过了两年他就去了！在这四年内我们先后失去了这时代的两个大哲人，法国的法郎士与英国的哈代。这不仅是世界文学的损失，因为他俩，各自管理各人的星系，各自放射各人的光辉，分明是十九世纪末叶以来人类思想界的孪生的重镇，他们的生死是值得人们永远纪念的。我说“人类”因为在思想与精神是的境界里我们分不出民族与国度。正如朋琼生说莎士比亚“He belongs to all ages”，这伟大的灵魂不仅是永远临盖在人类全体的上面，它们是超出时间与空间的制限的。我们想念他们，正如想念到创孔一切的主宰，只觉得语言所能表现的赞美是多余的。我们只要在庄敬的沉默中体念他们无涯涘的恩情。他们是永恒的。天上的星。

他们的伟大不是偶然的。思想是最高的职业，因为它负责的对象不是人间或人为的什么，而是一切事理的永恒。在他们各自见到的异象的探检中，他们是不知道疲乏与懈怠的。“我在思想，所以我是活着的。”他们的是双层的生命。在物质生活的背后另有一种活动，随你叫它“精神生活”，或是“心灵生命”或是别的什么，它的存在是不容疑惑的。不是我们平常人就没有这无形的生命，但我们即使有，我们的是间断的，不完全的，飘忽的，刹那的。但在负有“使命”的少数人，这种生命是有根脚，有来源，有意识，有姿态与风趣，有完全的表现。正如一个山岭在它投影的湖心里描画着它的清奇或雄浑的形态，一个诗人或哲人也在他所默察的宇宙里投射着他更深一义的生命体的魄。有幸福是那个人，他能在简短的有尽期的生存里实现这永久的无穷尽的生命，但苦恼也是他的因为思想是一个奇重的十字架，要抗起它还得抗了它走完人生的险恶的道途不至在中途颠仆，绝不是一件可以轻易尝试的事。

哈代是一个强者；不但抗起了他的重负，并且走到了他旅程的尽头。这整整七十年（哈代虽则先印行他的小说，但他在早年就热心写诗）的创作生活给我们一些最主要的什么印象？再没有人在思想上比他更阴沉更严肃，更认真。不论他写的是小说，是诗，是剧，他的目的永远是单纯而且一致的。他的理智是他独

有的分光镜,他只是,用亚诺德的名言,“运用思想到人生上去”,经过了它的棱晶,人生的总复的现象顿然剖析成色素的本真。本来诗人与艺术家按定义就是宇宙的创造者。雪莱有雪莱的宇宙,贝德花芬有贝德花芬的宇宙,兰勃郎德有兰勃郎德的宇宙。想像的活动是宇宙的创造的起点。但只有少数有“完全想像”或“绝对想像”的才能创造完全的宇宙;倒如莎士比亚与歌德与丹德。哈代的宇宙也是一个整的。如其有人说在他的宇宙里气候的变化太感单调,常是这阴凄的秋冬模样,从不见热烈的阳光欣快的从云雾中跳出,他的答话是他所代表的时代不幸不是衣理查白一类,而是十九世纪末叶以来自我意识最充分发展的时代;这是人类史上一个肃杀的季候——

It never looks like summer now whatever weather's there ...
That land's sharp features seemed to be
the century's corpse outleant
The ancient pulse of germ and birth
was shrunken hard and dry
And every spirit upon earth
Seemed fervourless as I.

真纯的人生哲学,不是空枵的概念所能构成,也不是冥想所能附会,它的秘密是在于“用谦卑的态度,因缘机会与变动,记录观察与感觉所得的各殊的现象”。哈代的诗,按他自己说,只是些“不经整理的印象”,但这是诗人歉抑的说法,实际上如果我们把这些“不经整理的印象”放在一起看时,他的成绩简直是,按他独有的节奏,特另创设了一个宇宙,一部人生。再没有人除了哈代能把这时代的脉搏按得这样的切实,在他的手指下最微细的跳动都得吐露它内涵的消息。哈代的刻画是不可错误的。如其人类的历史,如黑智尔说的,只是“在自由意识中的一个进展”(“Human history is a progress in the Consciousness of Freedom”),哈代是有功的:因为他推着我们在这意识的进展中向前了不可少的路。

哈代的死应分结束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这时期的起点是卢骚的思想与他的人格,在他的言行里现代“自我解放”与“自我意识”实现了它们正式的诞生。从忏悔录到法国革命,从法国革命到浪漫运动,从浪漫运动到尼采(与道施滔奄夫斯基),从尼采到哈代——这一百七十年间我们看到人类冲动性的情感,脱离了理性的挟制,火焰似的进窜着,在这光炎里激射出种种的运动与主义,同时在灰烬的底里孕育着“现代意识”,病态的,自剖的,怀疑的,厌倦的,上浮的炽焰愈消沉,底里的死灰愈扩大,直到一种幻灭的感觉软化了一切生动的努力,压死了情感,麻痹了理智,人类忽然发现他们的脚步已经误走到绝望的边沿,再不留步时前途只是死与沉默。哈代初起写小说时,正当维多利亚正昌盛的日子,进化论的暗示与放任主义的成效激起了乐观的高潮,在短时间内盖没了一切的不平与

蹊跷。哈代停止写小说时世纪末尾的悲哀代替了早年虚幻的希冀。哈代初起印行诗集时一世纪来摧残的势力已经积聚成旦夕可以溃发的潜流。哈代印行他后期的诗集时这潜流溃发成欧战与俄国革命。这不是在说哈代的思想里我们可以发见这桩或那桩世界事变的阴影。不,除了他应用拿破仑的事迹与他最伟大的诗剧(The Dynasts)以及几首有名的战歌以外,什么世界重大的变迁哈代只当作没看见,在他的作品里,不论诗与散文,寻不到丝毫的痕迹。哈代在这六七十年间最关心的还不只是一茎花草的开落,月的盈昃,星的明灭,村姑们的叹息,乡间的古迹与传说,街道上或远村里泛落的灯光,邻居们的生老病死,夜蛾的飞舞与枯树上的鸟声?再没有这老儿这样的鄙塞,再没有他这样的倔强。除了他自己的思想他再不要什么侣伴。除了他本乡的天地他再不问什么世界。

但如其我们能透深一层看,把历史的事实认作水面上的云彩,思想的活动才是水底的潜流,在无形中确定人生的方向,我们的诗人的重要正在这些观察所得的各殊的现象的记录中。在一八七〇年的左右他写:

“... Mankind shall cease. So let it be.” I said to Love.

在一八九五年他写:

If way to the Better there be, it exacts a full look at the worst ...

在一九〇〇年他写:

That I could think there trembles through his happy goodnight air some blessed hope, whereof he knew and I was unaware.

在一九二二年他写:

... the greatest of things is charity ...

哈代不是一个武断的悲观论者,虽然他有时在表现上不能制止他的愤慨与忧郁。上面的几节征引可以证见就在他最烦闷最黑暗的时刻他也不放弃他为他的思想寻求一条出路的决心——为人类前途寻求一条出路的决心。他的写实,他的所谓悲观,正是他在思想上的忠实与勇敢。他在一九二二年发表的一篇诗序说到他作诗的旨趣,有极重要的一段话:——

... That comments on where the word stands is very much the reverse or needless in these disordered years of a prematurely afflicted century; that amendment and not madness lies that way ... that whether the human and kindred animal races survive till the exhaustion or destruction of the globe, of whether races perish and are succeeded by others before that conclusion comes, pain to all upon it, tongued or dumb, shall be kept down to a minimum by Loving-kindness, operating through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actuated by the modicum of free will conjecturally possessed by organic life when the mighty necessitating forces unconscious or other, that have the “balancings of the